

广东文学
作品精选丛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9 - 2013
广东
散文精选

GUANG DONG SAN WEN
J I N G X U A N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广东文学
作品精选丛书

2009 - 2013
广东
散文精选

GUANG DONG SAN WEN
J I N G X U A N

广东省作家协会 ©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东散文精选 : 2009~2013 /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8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
ISBN 978-7-5360-7174-2

I. ①广… II. ①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037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 菁 欧阳衡 蔡 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广东散文精选 2009—2013 GUANGDONG SANWEN JINGXUAN 2009—2013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75 4 插页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吴伟鹏

岭南春来早。广东是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生活如此斑斓壮阔，每天都演绎着大时代的小故事。这为广东作家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也使作家们遭遇了新思考、新挑战。这些年，广东作家勤奋笔耕，勇于探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抒写岭南变迁、反映时代生活，表达精细情感，还把笔触伸入历史的深处或把别处人生体验带进岭南，全景式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在他们笔下，岭南作家群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套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选取2009—2013年广东作家发表在国内文学名刊上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结集而成，基本勾勒出广东文学发展的轨迹和广东作家创作的概貌。

我们欣喜地看到广东年轻的作家正在迅速崛起，“70后”、“80后”作家作品开始占据全国文学大刊重要席位，成长为广东文学的中坚力量，使得这套精品丛书充满了朝气活力。他们之中有的出生在广东，有的求学于广东，有的工作生活在广东，无论来自何方，他们已经扎根岭南，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愈加炽热，认知愈加深入。广东年轻作家群的崛起，带来了广东文学继往开来的好局面，广东文学也因此更具清新而旺盛的生命力。

在广东籍作家对本土文化深挖精琢的同时，众多移民作家也加入了对岭南文化的书写当中，丛书散发着越来越浓郁的岭南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给广东文学带来了新视野、新感知、新表达和新风貌。他们正在融入这片火热的土地，成为这片土地的歌者。“移民作家”与“本土作家”之间的界限悄然消弭，他们一道成为了岭南文学的继承者、创造者。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浪潮渐行渐近，且行且高。城市不仅吸纳着活跃的资本、聚集着优秀的人才，而且也成为了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力量。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聚焦城市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对当代中国城市独特体验有了新的深度，呈现出新的气象。“城市文学”不再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命名，而

是成为具有现象学内涵的写作场域或观察视角，标志着城市文学正在走向成熟。广东拥有中国最密集、最繁荣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两大城市居住人口都已超过千万，成为世界级的巨型都市，因此，今天的广东文学已突破传统乡土风情展示的局限，呈现出更多现代城市文学的特征。比如以往热议的“打工文学”其实也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是某一阶层对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城市生活的批判与反思。再比如，许多作家写城市生活的困境与希望，其笔触已经从外在的庞大而完整的城市形象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具体细节以及城市人的微弱的情感涟漪。可以说，在表现人与城市生活的深层关系方面，广东的城市文学已有所突破，不论在书写城市的作品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行走在了中国文学大潮的前列。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在遴选的过程中，广东文学院的诸位编辑批阅了大量的作品，以文学性作为最重要的入选标准，选本关注的是广东作家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通过文学作品对现实有了怎样的呈现与思考，对心灵世界有了怎样的挖掘与探寻，尤其是，他们对广东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有了怎样的体认与发现。

丛书在编选编排上，入选作品排序均按姓氏笔画，每个作者只能入选一类体裁的作品。由于篇幅所限，丛书没有收录长篇小说。坦率地说，选集难免挂一漏万，因人力物力等种种原因，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谅解。我们愿意这套丛书是文学大海上的一枚浮标，引领读者得以品味广东文学这五年的旖旎风光。

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Contents 目录

第一辑 人文

- | | | |
|-----|------------------|-----|
| 003 | 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 | 艾 云 |
| 024 | 病盆景（外一篇）——自然笔记 | 杨文丰 |
| 034 | 缅想的灵地 | 耿 立 |
| 046 | 山高谁为峰 | 黄 刚 |
| 051 | 向南的河流 | 黄国钦 |
| 065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外二篇） | 筱 敏 |

第二辑 记忆

- | | | |
|-----|---------------|-----|
| 077 | 四哥 | 陈再见 |
| 081 | 记忆的废墟（外一篇） | 陈善壕 |
| 105 | 鲑鱼须（节选） | 聂小雨 |
| 115 | 没有落叶的城市（外一篇） | 秦锦屏 |
| 123 | 爸妈，你们在天堂还吵架吗？ | 廖 琪 |

第三辑 社会

- | | | |
|-----|--|-----|
| 151 | 舌尖上的陷落 | 丁 燕 |
| 160 |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
——解读一个可毁可誉的另类人群（节选） | 杨黎光 |
| 185 | 女工记 | 郑小琼 |
| 202 |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节选） | 萧相风 |
| 213 | 悲迓 | 塞 壬 |

第四辑 人生

227	你成了我最强的敌人（外二篇）	张 鸿
237	水乡渔趣	李清明
246	跟父亲的战争（外一篇）	黄金明
271	盘泥鳅	谢莲秀
274	放生台与钓鱼台（外一篇）	魏清潮

第一辑 人文

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

艾 云

多年前，我就读过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上下两册。看过之后，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干大事的女人。她脚步匆匆，奔走在世界各地，随时可以采访到各国政要。她穿过幽僻的小径，走进宫邸或密室。她放置好录音机，采访开始了。很奇怪，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女记者，竟有如此大的能耐，可以随时采访到基辛格、阿拉法特、侯赛因、勃兰特、英迪拉·甘地以及西哈努克、巴列维等人。要知道，这里边其中一些人，是随时可以转动战争电钮的权力至高者。可是他们，却愿意接受她犀利、辛辣，却是十分到位的提问，并且不由自主地循着她的思路，乖乖回答她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着何等能量的强悍女人。这样的人，目光掠过的是五大洲、七大洋的雄迈景致；在风云之上，海浪之下，她是一个可以到处观览着、翻卷着意识和主义的人。

书看过，就放下了。法拉奇这个名字，仍然是记得很深。

2012年的11月，广州已经有了一周的阴冷天气，雨一直下个不停。人在濡湿中，心情倦怠得很。偎在床上，顺手拿起书架上的一本书，正是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在续集，也就是下册中，读到了她采访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个拗口、生僻的名字，并不是人们耳熟能详、赫赫有名的人物。

我耐着性子读下去。



不承想，我却读到了她凛然风骨之外的另一面。她采访的这个人，是希腊的一个民族英雄，朋友们都叫他阿莱科斯。1968年，他只身暗杀希腊军事政变的发动者。但爆炸未遂，他被捕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之中，他经历过最残酷的刑罚；曾被判处死刑，在三天三夜中等待着被枪毙。他数度绝食，有一次曾有47天绝食。

这个人，在出狱的第三天，也即1973年8月23日，在寓所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正是这一天，他不可抑制、强烈地爱上了她。曾经，在狱中，他早就熟稔了她的名字。这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文字阅读和相遇，像阳光、空气和鲜花。

此刻，当这个真实的人，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站在他的面前时，他无力自拔。

法拉奇的这篇访谈在随后，即同年9月发表。她的声音，总能为世界所倾听。再随后，法拉奇与阿莱科斯有了三年刻骨铭心的爱情。1976年5月1日，这爱情被死神攫走。阿莱科斯被希腊当局故意制造的车祸撞死。阿莱科斯死后，法拉奇拒绝外出，隐居三年，写出了一部长篇传记小说《男子汉》。这是她献给他的。

于是，我到图书馆找来《男子汉》一书阅读。

法拉奇的面前，就好像仍然坐着阿莱科斯。她深情却又冷静地述说着他们的相爱和交往。这相爱，充满疑问；而交往，又布满荆棘。那丰饶而又荒凉的双重物象，让这个女人的一生更加充盈与丰富。

我又一次打量着《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左上角法拉奇的木刻像。很传神，我认为她应该就是这个模样。但见她，头侧向一旁，眼睛向上看着。她脸部轮廓清晰，眼神充满冷冽的睿智，也有几分的倨傲和睥睨。她长发披垂，有着刚毅、果绝的独特气质。

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的女人；同时，她又是具有对这深广无边狂烈景致的描述力。但是，她却也是不可自拔地陷入到自己纠缠迷乱的情感涡流。她与阿莱科斯相恋三年，这三年，浓缩、概括了她整整一生。通过这个男人，她更加立体地思考政治、阶级、革命以及无政府主义；通过这个男人，她也充分完成了一个女人如此复杂、丰饶的生命体验与过程。她注视着他，他的英雄气概和虚无品质，他的诗人才华与荒谬想法，这一切，无时无刻都令她陷入既热爱又批判、既狂迷又否定的、无以言喻的矛盾纠结中。她上下浮沉，如同爱琴海上的一叶扁舟，波浪颠得她不时地心悸发慌。

哎，看起来，天下的女人，命运都是有独异性又有相似性。法拉奇，如此一个散发灼热之光的女人，在其背后，也附着琐屑与真实的日子。我很想写下我的阅读感觉。

那么，我就从法拉奇与阿莱科斯的第一次见面写起吧。

一 初 逢

1973年8月23日这天，是星期四。

法拉奇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登机前往希腊的雅典。这一次，她要采访的是一个刚刚出狱的男人。这个男人，完全不同于她以前采访的对象。以前采访的那些人，多是国家首脑和政府要员。今天她要见的人，原本只是希腊军队中的一个中尉，按照中国军队排序的级别，只能算个正排级、副连级。但正是这样一个下级军官，却在五年前，自己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一次暗杀活动。他暗杀的对象，是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的上校军官帕帕多普洛斯。暗杀未遂，他被关押监狱五年。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希腊民族英雄，成为希腊民主运动的象征。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经历，这个普通的下层军官，确实进入不了她的采访名单中。

法拉奇拎着简单的行装向舱门走去。她准备当天去当天回。这次的采访不会太艰涩，她将以倾听的方式，只是听听这个人讲述自己的狱中生活，就足以构成一篇有震撼力的文章。她不用像对付那些老谋深算的政要和政客那样，需要十分的斟酌字句，十分的谨慎小心，以免自己被他们兜进漩涡。

天气炎热，法拉奇拂过飘散在面颊的头发。她在记这个希腊中尉的名字，他叫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朋友们都叫他阿莱科斯。待见面时，她也称他阿莱科斯好了。

法拉奇坐在飞机上，思维却是活跃。她是一个在动态中往往能产生各种灵感的人。多年来新闻记者的身份，让她习惯了世界各地奔波趲行的生活。但她却又是一个愿意沉于精神世界的人。她必须学会克服过多的外部生活让思维不再那么细腻的毛病。于是，她常常利用坐飞机、乘火车或汽车，以及一些会议的间隙，让自己的思维始终处在良好的、紧张而亢奋的工作状态。当她采访一个人时，她首先要对这个人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她对初次见面时对方的举止、表情感兴趣。她会把这个人的连同这个人所在的国家历史一起思考。要想很多，有想不清楚的地方，再迫不及待地查找相关资料。

意大利与希腊虽然分属两个国家，实际距离不太远。飞机平稳地飞行着。她想到正在前往的目的地希腊。想到希腊，必然的就会令人想到希腊神话、悲剧和史诗，想到希腊神殿、祭坛和圣火。希腊同时又有着最美丽的水域和城邦。柏拉图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就像一群青蛙围着一个水塘，在这个海的沿岸定居下来。”

法拉奇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心想，伟大的人物就是谦虚。希腊人哪里是青蛙，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诗人、神秘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阿基米德、品达等等，这些伟大的名字已是不胜枚举；在政治上，即使有寡头政治当权，却也产生过伟大政治家梭伦的和平革命。他创造了历史上令人兴奋的奇迹。他鼓励勤劳，他说：“长期的怠惰是一种罪行。”他推崇法律，他说：“人民服从治理的人，而治理的人服从法律。”希腊人创造了人类最有价值的文明。如果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使希腊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巨大，希腊不会一蹶不振，不会为罗马所取代。



法拉奇想到了自己的国家意大利，这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要知道，罗马权力的每一次扩张，其实都播散、衍生出希腊文明的种子。

因为距离不远，没容她更多地沉想，飞机就开始渐渐向下飞翔，希腊很快就到了。她推开机舱的窗板，在高空可以鸟瞰下边的朦胧景致。

希腊处在小亚细亚沿岸，在爱琴海诸岛中。美丽迷人的爱琴海，像一面蓝色的中国绸缎，铺展在南欧。这里的岛上有山丘，因为海水的阴影和变幻，它产生出各种色彩，仿佛神殿浮出波光粼粼的海面。以至于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执拗地认为，放逐要比死亡痛苦。法拉奇不能理解的是，雅典人为什么要处死苏格拉底？这可是洗不净的万古耻辱。当然，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没办法挽回了。希腊的黄金时代，随苏格拉底之死而宣告结束。从此，那巍峨的躯体和灵魂，在一点点衰朽和干枯。随后，它陷入的长期战争，也败坏着雅典人的高贵品格。

人类就不能不战争、杀戮、流血、暴力吗？法拉奇是个和平主义者。她在采访那些政要时，会坚定地摆出自己的这种主张。而世界却不消停。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20多年，世界格局在变，人们在为利益而战，危机遍野。她到中东一些国家采访，有时得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男人们不会认同她的和平主义观点。男人们认为，如果不处在危险、血腥中，哪能显示男子汉的气概？过久的和平，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意识和筋骨不再紧张凝聚，而是会被消磨耗蚀。

思维转了一大圈，这时，她才想到今天将要见到的这个叫阿莱科斯的希腊男人。他对这些，是怎样的主张呢？

下了飞机，她没有见到前来接机的人。她有联络地址，于是，打了一个出租车，自己找去。

在橙子花和丁香花的弥漫中，她朝一个住所走去。她推门进去，满屋子都是人，拥挤不堪。法拉奇和阿莱科斯没有见过。但是凭本能，她在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他；而他，也同时认出了她。他起身，拿着一大束红玫瑰花朝她走来，递给她。他说“你好”，然后向前欲拥抱她。她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对一个陌生人，她还不习惯这一亲昵举动。但出于礼貌，她随即也回答：“你好。”

接着，他带她穿过人群，走到另外一个房间。

他随手关上门，喧闹声小了很多。他说：“我盼着你来。接飞机的人把航班号弄错了，没能接到你，很抱歉。”他安排她坐下，接着又说：“屋子里很吵。我刚出狱，新闻界的记者和朋友来看我。这里是我母亲的住室，没人打扰，会很安静。我们的访谈可以在这里进行。”

法拉奇适应了一下屋子里的光线，然后用她惯常的职业习惯，打量着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资料上说他30多岁，他现在的模样比实际年龄要大上十几岁。他个头中等，瘦得厉害。他眼睛不大，眯着看人时，人们会看到他的冲动、挑衅。法拉奇却从中看到了某种悲剧性场景。他的肩膀和胸脯都还算结实。但是，当她

细看他连鬓胡须旁，他面颊一处和额头上的伤疤时，就会看到他坚毅神情之下，那难以掩藏的恍惚、抽搐感，她在后来的文字中写道：“那一天，他的脸就像是被钉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稣的脸一样。”这个勇敢、尊严、热爱自由的人，却像是一个刚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人。

她不禁惊呆了。

法拉奇稳了一下情绪，对他说：“我们可以开始了。”

阿莱科斯为法拉奇冲上一杯咖啡。

法拉奇坐定，这时，她发现屋子的桌子上、床头柜上，有许多希腊文版的关于她的著作。她的心头一热。

接着他说：“我对你其实并不陌生。有一次绝食多天，正是为了抗议监狱当局剥夺自己阅读书报的权利。自己最后是胜利了。当局允许我的阅读。其中，就读到了你的文章。那种明达犀利、见解深刻的文字，读来非常过瘾。”

接着他又说：“我在监狱苦学意大利文，为的是可以阅读原文，也可以活着时与你交谈、对话。”这时，她看到这张原本阴郁、苍白的面孔，一下子生动、光亮起来。

法拉奇听了这番话，再一次惊呆了。她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些文字，竟给这个狱中人那么大的慰藉。但她仍然没有过多的情感表露，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

采访进行得艰难而又顺利。阿莱科斯时而平静、时而激烈地讲述他狱中五年的经历，他被殴打，等待枪决，他多次的绝食、越狱，被人出卖又重新入狱，直至后来，他一个人被关进特制的像坟墓一样的监牢中，不见阳光，不见天日数年之久。

阿莱科斯是个很会讲话的人。他原来就是一个诗人，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法拉奇的提问总是很简短的句式，其余的就是听他讲述。她一改以往采访基辛格、侯赛因等人步步逼近、诘问的紧张方式，她成了一个耐心的聆听者。这可不大会像她以往的采访风格。

他讲到其中的一次绝食，为的是能够读到她的书……

讲到这里，他停顿下来，定定地凝视着她。

他在狱中，读到她那闪着凛冽寒光、有着独特视角与清晰判断力的文字，早已引为神交。他也多次想象着她的形象。那个站在风云之上、在世界的飓风口穿梭的女人，那个有强大内心，又有义无反顾行动能力的女人，长什么样呢？

面前的她，符合了他对她的想象。

她有着意大利人的黑色头发，长长地披垂在肩上。她精干瘦削，面颊上没有任何多余赘肉。她的脸廓清晰柔长，鼻梁有型。一道柳叶眉如远黛般向太阳穴两端挑去。她的上唇有很深的唇沟线，唇两端微翘，下唇略厚。她抿嘴时，有某种对人的审视、观察；还有几分的调侃、冷峻。她的那双眼睛最厉害。

阿莱科斯入狱五年，不近女色，早已与情欲绝缘。而此刻，他竟是如此细致



地，甚至有些失态地打量着这个非同一般的女人。这一切，不是由于欲望，而是他对他深深的敬佩和感激。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他竟奇妙地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不舍和依恋。

他沉默下来，不再讲话。他心里对她进行着评价：她精练的身体，没有任何的脂粉气，她似乎把全部的精血，都转化为文字和行动。她没有吸引男人注意的外部娇媚，她只有硬朗、毅力，这符合一个女记者、女知识分子的气质。这是人的因素，超越性别。

可是，现在他希望她不要超越性别。在她的冷静中，他竟然被点燃起不可抑制的生命冲动。这个顶天立地的女人，她的文章和书籍，是他漫长牢狱生活的陪伴，犹如太阳和月亮。毫不夸张地说，有一阶段，竟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他知道，从此，这个世界还有与他一样的人，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战斗，以阻止人类的堕落和罪恶。法拉奇就是这样的人。

眼下，法拉奇就活生生坐在他的面前，禁不住地，他那冰冷的、冻土般的内心，有一股温暖的清流淌过。

法拉奇这时也将录音机暂时关上，也在沉默中。

她点燃了一支烟。她一向善于揣摩人的心理，但是此刻，她还真的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停顿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阿莱科斯对她说：“请原谅，我们继续进行吧。”

采访再一次开始。他低沉的，富于磁性的声音，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她听出来，这是一种善于说服人的声音，虽然语调平静，却带有权威性。用这种语调说话的人，有着超常的自信和承受力。

更多的时间是他在讲述，她在倾听。她已感觉到他灼灼目光向她投视过来时，那内里的某种内容。她尽量不让自己分神。

他又继续开始讲述。讲到狱中的殴打，他让她看手臂上、胸口处的伤疤。但他一点儿也不是自我怜悯。他叼着不离嘴的烟斗，眼睛里蒙着一层仇恨和无声的鄙视，那是重重的云雾。在云雾中他变得非常强硬，那里有着让人望而生畏的东西。法拉奇突然心疼地想，他必须要有这种强硬，这副铁石心肠。这仿佛是天赋，是上帝派他来人间承受永不枯竭的苦难。如果没有这种强硬，他如何能承受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

法拉奇的面部表情，随着他的讲述，时而愁苦，时而揪心。他迅速捕捉到这个理性女人的细微变化。他将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想抽回，却没有抽回。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窗外，桂花的香味隐约渗透进房间。这世俗的幽香把生活的丰富，诠释出无比美妙的另一面。

法拉奇听着阿莱科斯磁性十足的声音，在他的讲述中，时间正如水般流走，她完全没有了过去对时间的在意和紧迫感。她只觉得那迷茫正像潮汐一样，移动着、扩展着，她的身体内部正被浸润着，那坚固的堤坝在坍塌。

她知道，有一些莫名的东西正在到来。

他的眼神灼灼明亮，正深情地望着她。她发现，瞬间，他脸上的伤疤不再丑陋，他变成了一个希腊美男子。一个男人，敢于穿越地狱，这哪里是普通庸常之人可以想象，可以承受的？他活着，活着，这已经足够了。多少人在极限中会断裂，他撑着活下来。她的心肠其实也硬，但是面对比她更强硬的灵魂，她则开始有酥软的感觉，正如水般将她覆盖。在沉没之前，她想推开，却有些力气不支。她已经意识到，他是一口神秘的深井，他身上充满矛盾，有着不合逻辑的悖论，他不是自己未来安恬休憩的静处。

她在脑海里迅速地做着结论，可是还有比理性更有力的东西，正悄悄俘虏着她。

采访已近深夜，也近尾声，她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意味着勇气与尊严，意味着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

说完这一句，他又补充着：“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他目光熠熠地反问她：“按你看，人是什么？”

法拉奇深情无比地回答：“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

紧接着，他站起身来，紧紧地、紧紧地拥揽住她。她没有拒绝。

一场历史的故事即将发生。

这一年，她43岁，他34岁。

二 浮 沉

这个年轻的男人搂着她问：你想我吗？

法拉奇没有回答。她不能说是想，准确地说只能是想到。不长的交往，让她有着那么多的活思想，她一直会想到他。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她非常想他，近在咫尺也想他，想他年轻的如兰的气息，如虎的身体。

屋子里，厚重的帘幔低垂着，遮住外边的阳光，暑热已被驱赶。这让人有一种凉爽的良好感觉。只开着床头一盏灯，橘黄的光，阿莱科斯为她朗诵自己写下的诗。文字漂亮，很有质感。他是个出色的诗人呢。他曾经获得诗歌的大奖项。但是，诗人成为了革命家。这中间似乎有必然关联。

文学、诗意，让他们再一次相互抵达。肉体是一次次愉快的相遇。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蜕变的白桦树，年轻的、饱满的汁液丰盈着树的每一道枝杆，每一根叶脉。

她躺在他怀里。他不再说大词大句，他只有醉话疯话，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她描述关于乳晕、关于阴唇滑过的细腻体味。这种色情质的语言，当然与很高的智力有关。法拉奇发现，阿莱科斯有天才般的语言描述能力，对情欲本身的阐释与呈现，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它要求一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知识训练，通过这个神秘通道，其实可以发现世界上更深刻的真理。他如果沿着诗的路径走，



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

当她对他做肯定时，她发现自己的欲望又上来了。

在她的生命深渊，迸溅出一波又一波的白色浪花。她不再干燥，不再枯竭。她在肉体的愉快相逢中，消受和享用着销魂的甘霖。她不要浅尝辄止，要的是极端体验。

监狱生活，对人非常严酷的惩罚其中包括强迫性禁欲。五年中，阿莱科斯几乎忘记了男人的性别，这让他不那么狂躁，可以坚持下来。他见到瘦削干练的法拉奇以后，他十分惊讶自己的肉体冲动在刹那恢复。他原来以为自己废了。她的身体，比那些丰腴肥美的女人更刺激他。能焕发男人本能的女人，是对自己多么重要的拯救。他怎么会去考虑她大过自己的年龄问题？他与她云雨狂卷。

法拉奇原本也以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匮乏，只有瑟瑟秋意，只有无奈地向着冬季苍茫无边的萧索滑坠。但是现在，她发现自己的欲望很是强烈，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快感。仿佛所有的鲜花都向她开放，她是被簇拥的百花仙子。

娇羞的红嫣留在她的脸庞。

男女一旦有了肉体的深入，就不需要在一般的意义上去辨别什么了。那一般的关于教育、知识、修养、风度、金钱、年龄的考量，在这里统统失效。男女在肉欲的丛林深隅达到的契合，让一切外在衡量退场。在这时，男人一扫懊丧、颓靡，从而大展雄风，狂飙勇进。女人这时，细小如沙，温柔如水。她不再强硬，不再咄咄逼人。她的神态是柔软可人，她的眼睛是波光涟漪。她知道自己越柔软越有力量，越有高的禀赋。她不再把自己架起来从而活在空洞里，活在无谓的荒掷和耗费里。

几天里，法拉奇和阿莱科斯似乎都遗忘了那些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事件，那些政治与革命的严峻话题。于法拉奇，她现在是有意识将自己沉溺在爱海里。她脑子里现在占据的念头都是关于男人女人的。这种话题，放在以往，她会不屑甚至是鄙视。

有时，法拉奇侧卧在床上，一只手托着脑袋，笑意盈盈地盯着坐在对面椅子上，正抽雪茄的阿莱科斯。这时候她会想：他这个人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人物的范畴。也许政治只是他生命中的间隙，是他本能的一部分。如果他不被囚禁，不那么早死，有一天，人们还说不定会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传说。他希望自己活在传说里。

那么自己是否也成为了他传说的部分？也或者是，他已成为她传说的部分？

只是现在，历史价值和政治利益的考虑都在其次，她感受的是他很好的男性能力。彼此多年的匮乏，久旱的禾苗一旦逢着甘露，情欲之水将他们一次次淹没，又一次次托着浮出水面。

她笑着，他走上前拧着她的鼻子，搂抱起来，又一次把她甩在床上。

她以纯正的女人姿态与这个男人肉体相逢。他不是十全十美，但她一点儿也不苛求。一个人与一个人的相逢，全是机缘。这是一种不可知的概率，是相对而